

新編諸子集成

中華書局

文子

疏義

新編諸子集成

文子疏義

王利器撰

中華書局

文子疏義序

通玄真經默希子注，即唐人徐靈府之文子注也。先是，玄宗開元二十九年（七四一）正月己丑，詔：兩京及諸州各置玄元皇帝廟一所，并置崇玄學，其生徒令習道德經及莊子、列子、文子等，每年準明經例舉送。至天寶元年（七四二）二月丁亥，御含元殿，加尊號爲開元天寶聖文神武皇帝。辛卯，親祔玄元廟。丙申，詔：古今人表，玄元皇帝升入上聖（一）。莊子號南華真人、文子號通玄真人、列子號冲虛真人、庚桑子號洞虛真人（二）。改莊子爲南華真經、文子爲通玄真經、列子爲冲虛真經、庚桑子爲洞虛真經（三）。兩京崇玄學各置博士、助教，又置學生一百員。四月，詔崇文習道德經。九月，兩京玄元廟改爲太上玄元廟，天下准此。二年（七四三）正月丙辰，加玄元皇帝尊號「大聖祖」三字，崇玄學改爲崇玄館，博士爲學士、助教爲直學士，更置大學士員（四）。又案：代宗大曆（七六六——七七九）時，啖助門人洋州刺史趙匡上選舉議，其舉人條例有云：「其有通禮記、尚書、論語、孝經之外，更通道德諸經、通玄經、孟子、荀卿子、呂氏春秋、管子、墨子、韓子，謂之茂才；舉達觀之士，既知經學，兼有諸子之學，取其所長，捨其偏滯，則於理道，無不該矣。試策徵問諸書義理並時務，共二十節，仍與之言論，觀其通塞（五）。」趙匡傳附見新唐書卷二百儒林啖助傳，其所上舉人條例，殆未見施行，然亦足覘爾時對文子之重視矣。默希子注就是在這樣一個歷史背景下寫成的。

默希子自序曰：「默希以元和四載（八〇九）投迹衡峯之表，考室華蓋之前，迨經八稔，夙敦樸素之風，竊味希微之旨，今未能拱默，強爲注釋。」則其書當在元和四載以後之八年中寫成，此其成書年時之可考見者（六）。

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以爲今本文子即北魏李暹注本。洪邁容齋續筆十六：「文子十二卷，李暹注，其序以謂范子所稱計然。」案：徐鍇說文繫傳數引李暹注，夷考其實，則與默希子注各不相謀，王氏之言，未遽可信。又案：文選張平子東京賦、張茂先鷦鷯賦、何敬祖遊仙詩、任彦昇天監三年策秀才文、又奏彈曹景宗、沈休文恩倖傳論、陸士衡辯亡論諸文注，俱引文子張湛注，又荀子宥坐篇楊倞注及太平御覽三六〇所引之注，予亦疑是張湛注。此一鱗半爪之舊注，固足珍貴，然較之呂氏春秋之高誘注、淮南子之許慎高誘二家注、莊子之郭象注及成玄英疏、列子之張湛注，其與文子有關者，元元本本，類聚而附益之，不尤爲殫見洽聞乎？因是，今茲所爲疏義，不但於呂氏、淮南、莊子、列子諸書之與文子有關者，囊括無遺，而舉以注文子，且進而援引呂氏、淮南、莊子、列子諸書之注以疏文子，良以許慎、高誘、郭象、張湛、成玄英諸家之注，又不翅間接爲文子而作之注也。

默希子注，今所見有鐵華館景刻宋本及涵芬樓景印宋本（七），此二本出入頗大，涵芬樓景印本且有不少據道藏配鈔葉子，其間錯簡誤字之多，殊令人不堪卒讀，實爲天水劣品，使何義門見之，又將詆爲惡本矣。今若以二本之任何一本作底本，即理其放紛，亦將有不勝其治絲而棼之感矣。予非佞宋者流，乃擇善而從，以道藏「璧」字一號至十二號之通玄真經默希子注爲底本，進行整理，此不僅以其爲今日所見

之文子注本莫之或先，即就其避宋諱言之（八），則所據亦宋本也。涵芬樓景印本，張元濟刺舉其失誤不少貸；鐵華館景刻本，蔣鳳藻自詡爲審定善本，曾不察其譌舛，俾謬種得以流傳，其貽誤天下後世爲不小矣。今取涵芬樓景印本與鐵華館景刻本相照，不盡從同，却與道藏本相合，則鐵華館本與涵芬樓本非出一本可知。而此二本又與道藏所據之宋本異同亦大，則在宋時所刻之文子，當不限於一時一地也。寒齋插架，曾有宋人趙必豫覆瓿集，其卷十二有文子序一篇（九），蓋亦爲爾時梓行之本而作也。然則就今日知見之文子而言，在宋時至少有四種刻本，亦云盛矣。

馬驢繹史八三曰：「文子，道德之疏義，語必稱老子，尊所聞以立言也。」予今將進一解曰：淮南，文子之疏義。且即以「疏義」爲新書之名焉（一〇）。今即就淮南之櫟括、衍繹文子爲言者，句梳字櫛而比義之。在昔，韓非之於老子，有解老、喻老之作；若淮南之於文子（含老子），蓋亦解老、喻老之支與流裔也。

一九七三年，河北定州八角廊西漢中山懷王墓出土之竹簡文子，經整理者多年之精心拼輯，始於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公之於世（一一），讀其已綴輯之殘篇如道原篇，以及其餘可識別之奇零字句，初無有「老子」字樣之出現。考唐貞觀年間，由祕書監鉅鹿男魏徵等奉敕撰之羣書治要五十卷，其卷三十五登載文子四十五條，今所見日本古鈔本及日本天明五年（一七八五，當清乾隆五十年）尾張國刻本，其引文自章頭提行另起者，率未冠以「老子曰」字樣（一二）。迨至唐玄宗時，今所見敦煌卷子伯二三八〇號，開元廿七年（七三九）二月一日道士馮□瓘、常乘雲、何思遠校寫本之「老子曰：『雷霆之聲可以鐘鼓象

也。』又「老子曰：『衡之於左右。』」又如文選干令升晉紀總論李善注：「文子：『老子曰：天下，大器也，不可執也，不可爲也。爲者敗之，執者失之。』」今本老子二十九章脫「不可執也」一句四字。然則文子一書之加添「老子曰」字樣，蓋自開元年間始矣。此與前文所引之舊唐書禮儀志，可互參證。自此以還，文子一書，除由文子與他人問答者外，其餘無不加以「老子曰」矣。

然亦有明徵其詞，而心知其意，雖用文子之文，却不道文子之名，而直稱爲黃帝曰或老子曰者。鹽鐵論本議篇：「老子曰：『貧國若有餘，非多財也，嗜慾衆而民躁也。』」今老子無此文，而見於文子自然篇，曰：「故亂國若盛，治國若虛，亡國若不足，存國若有餘。……有餘者，非多財也，欲節事寡也。」此即鹽鐵論之所本也。又如淮南子繆稱篇：「黃帝曰：『芒芒昧昧，從天之道，與元同氣。』」又泰族篇：「黃帝曰：『芒芒昧昧，因天之威，與元同氣。』」此文也，見於文子符言篇，作「道曰」云云，徐靈府注：「道曰，道君也。」又見於上仁篇，作「道之言曰」，「道君」當指老君。此文也，又見於呂氏春秋應同篇，其文曰：「黃帝曰：『芒芒昧昧，因天之威，與元同氣。』」然吾以爲淮南此文，仍當本之文子，而非出於呂氏；換言之，正可說明，在呂不韋集儒士使著所聞以撰述時，黃老之學已流傳於世，故得據所聞以立言也。又如文子上仁篇：「貴以身治天下，所以寄天下；愛以身治天下，所以託天下矣。」其在淮南子道應篇則作「故老子曰：『貴以身爲天下焉，可以託天下；愛以身爲天下焉，可以寄天下矣。』」此則見於今本老子十三章。上仁篇又曰：「故曰：人之所畏，不可不畏也。」其在淮南子道應篇則作「故老子曰：『人之所畏，不可不畏也。』」此則見於今本老子二十章。乃見於道德五千言之可考見者。至若列子天瑞篇：

「黃帝書曰：『谷神不死，是謂玄牝。玄牝之門，是謂天地之根。綿綿若存，用之不勤。故生物者不生，化物者不化。自生自化，自形自色，自智自力，自消自息，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，非也。』今案：『谷神不死』六句二十六字，見今本老子六章，林希逸冲虚至德真經虞齋口義一：「此老子全章之文，而曰黃帝者，則知老子之學，亦有所傳，但其書不得盡見。」案：林氏不知列子所引黃帝書，乃晉人所傳之黃老家言，故其持論如此。至若「故生物者不生」以下云云，即實黃老家之言也。又天瑞篇：「黃帝曰：『精神入其門，骨骸反其根，我尚何存？』」今案：文子九守篇：「精神入其門，骨骸反其根，我尚何存？」淮南子精神篇：「精神入其門，而骨骸反其根，我尚何存？」斯文也，列子以爲黃帝言，即謂晉代治黃老學者所依託以爲黃帝之言也。又如文選束廣微補亡詩李善注：「老子曰：『終天年而不中道夭者，是智之盛也。』」今案：此文見文子九守篇：「夫人所以不能終其天年者，以生生之厚。」淮南子精神篇：「夫人之所以不能終其壽命而中道夭於刑戮者何也？以其生生之厚。」而李善注引作老子者，即以文子爲治黃老學者之言，故稱爲老子也。必須了然於此，認識到在黃老之學崛起和發展過程中，出現有兩個老子，一爲關尹著道德五千言之老子，一則爲黃老學者所依託之老子，然後去讀老子、讀文子、讀淮南子，庶幾大通無礙，毫髮無遺憾也。如不然者，有若釋慧通駁顧道士夷夏論所言：「昔老氏著述，文指五千，其餘淆雜，並淫謬之說也。而別稱道經，從何而出？既非老氏所創，甯爲真典？庶更三思，儻祛其惑（二六）。」彼慧通者，既有所宥，復昧探原，乃亦侈言祛惑乎？真匪夷所思矣！至如顧觀光之流，不知妄說，乃肆言「老子自引己書，何不檢點至此（二七）」！等之自鄙，何足譏矣！

如上來所論列，自古在昔，分明有兩個老子之存在，一者道原，一者緒餘，從可知矣。杜道堅《玄經原旨發揮》下章句章十一（二八）：「自章句著而注者出焉。然道與世降，時有不同，注者多隨代所尚，各自其成心而師之。故漢人注者爲漢老子，晉人注者爲晉老子，唐人、宋人注者爲唐老子、宋老子。」其言致爲精闢，非洞悉於黃老學之流變者，不能道其隻字，而其說適爲余所昌言之兩個老子說導夫先路，然則兩個老子說，非予一人之私言，乃今古人之所共識也。

予嘗謂黃老之學，萌芽於戰國，特至漢初，始有治黃老之學者最錄而筆之於書，是爲文子。韓非子內儲說上篇：「齊王問於文子曰：『治國何如？』對曰：『夫賞罰之爲道，利器也，君固握之，不可以示人。』」文廷式曰：「此文子殆即老子弟子。」（純常子枝語十六）器案：利器之說，見老子三十六章：「國之利器，不可以示人。」又八說篇：「先聖有言曰：『規有磨而水有波，我欲更之，無奈之何。』此通權之言也。」尋荀子正論篇：「是規磨之說也。」楊倞注：「文子曰：『水雖平，必有波；衡雖正，必有差。』」韓子曰：「規有磨而水有波，我欲更之，無奈之何。此通於權者言也。」案：文子此文見上德篇：「水雖平，必有波；衡雖正，必有差。」而韓子以爲先聖之言，實即黃老學者所依託之言也。然則黃老學者之言，在戰國已流傳於世，故韓子得聞而述之，且仰承之緒餘，發揮而爲解老、喻老二篇。爰至文子始博采而類聚之耳。考文子微明篇用老子五十四章「修之於邦，其德乃豐」，作「修之國，其德乃豐」，此避劉邦諱也。又九守篇：「聖人保冲氣（二九），不敢自滿。」又微明篇：「道冲而用之，又不滿也。」此俱用老子四章「道冲而用之，或不盈」，以盈爲滿，此避漢惠帝劉盈諱也。然則文子之成書，其在漢惠帝之時乎。因是，故其

時，自漢文帝、竇太后無不好黃老之言，一世風靡，今試就史記言之：外戚世家：「竇太后好黃帝、老子言，帝及太子、諸寶，不得不讀黃帝、老子，尊其術（二〇）。」陳丞相世家：「太史公曰：『陳丞相平少時，本好黃帝、老子之術。』」老子韓非列傳：「申子之學，本於黃老，而主刑名。」韓非者，韓之諸公子也，喜刑名法術之學，而其歸本於黃老。」索隱：「案：劉氏云：『黃老之法，不尚繁華，清簡無爲，君臣自正，韓非之論，詆駁浮淫，法制無私，而名實相稱，故曰歸於黃老。』」斯未得其本旨。」今案：韓子書有解老、喻老二篇，是大抵亦崇黃老之學耳。孟子荀卿列傳：「慎到，趙人。田駢（三）、接子，齊人。環淵（三三），楚人，皆學黃老道德之術，因發明序其指意。」樂毅列傳：「樂氏之族有樂瑕公、樂巨公（三三），趙且爲秦所滅，亡之齊高密。樂巨公善修黃帝、老子之言，顯聞於齊，稱賢師。太史公曰：『樂巨公學黃帝、老子。樂巨公教蓋公，蓋公教於齊高密、膠西，爲曹相國師。』」鼂錯列傳：「鄧公，成固人也，其子章以修黃老言顯於諸公間。」張釋之列傳：「王生者，善爲黃老言。」田叔列傳：「學黃老術於樂巨公所。」汲黯列傳：「黯學黃老之言。」日者列傳：「褚先生曰：『夫司馬季主者，楚賢大夫，游學長安，通易經，術黃帝、老子。』」太史公自序：「太史公習道論於黃子。」集解：「徐廣曰：『儒林傳曰：黃生好黃老之術（三四）。』」其在漢書（三五），藝文志小說家：「宋子十八篇。」本注：「孫卿道宋子，其言黃老意。」案：見荀子正論篇，稱子宋子曰，天論篇、非十二子篇作宋子，即非十二子篇之宋鉞也，楊倞注：「宋鉞，宋人，與孟子、尹文子、彭蒙、慎到同時。孟子作宋輕，輕與鉞同。」案：莊子天下篇亦作宋鉞，釋文：「音形。徐胡泠反。郭音堅。」孟子，見告子篇。又案：莊子逍遙遊篇、韓非子顯學篇作宋榮子，鉞、輕、榮，古音在十一部，通用。又名家：「尹

文子一篇。」本注：「說齊宣王，先公孫龍。」顏師古曰：「劉向云：與宋鉞俱遊稷下。」尋容齋續筆十四：「劉歆曰：『其（尹文子）學本於於黃老，居稷下，與宋鉞、彭蒙、田駢等同學於公孫龍。』」山陰仲長氏撰尹文子序謂：「劉向亦以其學本於黃老。」豈即出於向歆父子之別錄、七略乎？何藝文志本注之未嘗一言及此也？又楚元王傳：「少修黃老術，有智略。」董仲舒傳載仲舒對策曰：「古人有言曰：『臨淵羨魚，不如退而結網。』」案禮樂志亦云：「古人有言：『臨淵羨魚，不如退而結網。』」楊雄傳上亦云：「雄以爲臨川羨魚，不如歸而結罔。」案：文子上德篇：「臨河欲魚，不如歸而織網。」文又見淮南子說林篇：「臨河而羨魚，不如歸家織網。」仲舒當即本之文子，以文子之成書當漢惠帝時，而仲舒之對策在漢武帝初，中間歷惠文景三世，故謂之「古人有言」也。又楊王孫傳：「楊王孫者，學黃老之術。」報祁侯書曰：「且吾聞之：精神者，天之有也；形骸者，地之有也。精神離形，各歸其真，故謂之鬼。鬼之爲言歸也，其尸塊然獨處，豈有知哉？」師古曰：「文子稱『天氣爲魂』云云。」案：淮南子精神篇：「精神，天之有也；而骨骸者，地之有也。精神入其門，而骨骸反其根，我尚何存？」列子天瑞篇：「精神者，天之分；骨骸者，地之分。屬天清而散，屬地濁而聚。精神離形，各歸其真，故謂之鬼。鬼，歸也，歸其真宅。黃帝曰：『精神入其門，骨骸反其根，我尚何存？』」楊王孫、淮南子即據黃老家言爲說，故楊王孫謂之「吾聞之」，而列子則直指爲「黃帝曰」也。其在後漢，則後漢書逸民矯慎傳：「矯慎字仲彥，扶風茂陵人也，少學黃老。汝南吳蒼遺書以觀其志曰：『蓋聞黃老之言，乘虛入冥，藏身遠遯，亦有理國養人，施於爲政。』」李賢注：「老子曰：『致虛極，守靜篤（二六）。』又曰：『窈兮冥兮，其中有精（二七）。』又曰：『理大國若

烹小鮮〔二八〕。』又曰『非所以愛人治國』也〔二九〕。』則以老子爲黃老之言也。王充論衡自然篇：「賢之純者，黃老是也。黃者，黃帝也；老者，老子也。黃老之操，身中恬澹，其治無爲，正身共己，而陰陽自和，無心於爲而物自化，無意於生而物自成。」定賢篇：「恬憺無欲，志不在於仕，苟欲全身養性爲賢乎？是則老聃之徒也。道人與賢殊科者，憂世濟民於難；是以孔子棲棲，墨子遑遑，不進與孔墨合務，而還與黃老同操，非賢也。」對作篇：「夫論說者，閔世憂俗，與衛驂乘者同一心矣。愁精神而幽魂魄，動胸中之靜氣，賊年損壽，無益於性，禍重於顏回，違負黃老之教，非人所食，不得已，故爲論衡。」王充揭示黃老學之指歸爲恬憺無爲，而以一己之撰論衡，明其不違負黃老之教，其好黃老之術，有如是。徐幹中論脩本篇：「古語曰：『至德之貴，何往而不遂；至德之榮，何往而不成。』」案：文子九守篇：「能知大貴，何往不遂。」淮南子精神篇：「能知大貴，何往而不遂。」則徐幹中論所引古語，即黃老之說，與董仲舒之稱文子爲古人之言，其歸一也。而今本文子及淮南子則俱失却「至德之榮，何往而不成」一層意義矣。太平御覽四五九引諸葛亮誡子書：「非淡泊無以明志，非寧靜無以致遠。」案：文子上仁篇：「非淡漠無以明德，非寧靜無以致遠。」淮南子主術篇：「非澹薄無以明德，非寧靜無以致遠。」則諸葛亮即引文子之言以明志也〔三〇〕。韓愈之撰原道及讀荀子二文也，櫟括有漢一代政治思想，而以一言蔽之曰：「黃老於漢。」誠哉斯言也。

馬驢曰：「文子一書，爲淮南鴻烈解擷取殆盡。彼浩森，此精微〔三一〕。」可謂要言不繁也，惟大而無當，不足以饜人意，今試條略而舉其大者言之〔三二〕。淮南子於文子之加工，太上，彌縫其闕，使之無懈可

擊。如精誠篇名可強立功可強成章云：「此謂名可強立也。」未就「功可強成」作出回繳。淮南子修務篇乃作「此所謂名可彊立者」，繼言「此功之可彊成者也」，雙起雙收，則毫髮無遺憾矣。其次，敷演爲甲乙問答之詞，使條理更加縝密。如上德篇道以无有爲體章「視之不見其形」云云（三三），淮南子說山篇則增益爲魂與魄問答之詞。又如微明篇道可以弱可以強章，淮南子道應篇則增益爲泰清與無窮、無爲三家對話（三四）。回環往復，以見旨歸，因明白矣。又其次，參考他書而加以修改者。如道原篇孔子問道章：「老子曰『正汝形，一汝視』」云云，淮南子道應篇據莊子知北遊篇改爲「齧缺問道於被衣曰」云云，較之「孔子問道老子曰」云云，更爲犁然有當於人心也。又其次，舉真人真事以實之，而義據兼賅矣。如文子精誠篇：「聖人所以爲師也。……其漸必有劫殺之亂矣，……其積至於淫佚之難。」淮南子主術篇則作「此伏羲神農之所以爲師也。其漸至於崔杼之亂，……其積至昭奇之難」。又如精誠篇：「聖人不降席而匡天下，……求諸己也。」淮南子繆稱篇作「故舜不降席而天下治，桀不下陛而天下亂，蓋情甚乎叫呼也。無諸己，求諸人，古今未之聞也」。又如上德篇：「故勇武以強梁死，辯士以智能困；能以智而知，不能以智不知。」淮南子繆稱篇作「故子路以勇死，萇弘以智困，能以智知，而不能以智不知也」。又如上義篇：「故駟馬不調，造父不能以取道；君臣不和，聖人不能以爲治；執道以御之，中才可盡；明分以示之，則姦邪可止。」淮南子主術篇作「是故輿馬不調，王良不足以取道；君臣不和，唐虞不能以爲治；執術而御之，則管晏之智盡矣；明分以示之，則蹠躠之姦止矣」。又如上義篇：「夫衆人之見位之卑，身之賤，事之洿辱，而不知其大略。」淮南子汜論篇則作「夫百里奚之飯牛，伊尹之負鼎，太公之鼓刀，甯戚之

商歌，其美有存焉者矣。衆人見其位之卑賤，事之洿辱，而不知其大略，以爲不肖」。又如上禮篇：「夫物未嘗有張而不弛，盛而不敗者也，惟聖人可盛而不敗。聖人之初作樂也，……其作書也，……其作圉也，……其上賢也」云云，淮南子泰族篇作「夫物未嘗有張而不弛，成而不毀者也，惟聖人能盛而不衰，盈而不虧。神農之初作琴也，……夔之初作樂也，……蒼頡之初作書，……湯之初作囿也，……堯之舉禹契后稷皋陶」云云。此皆舉真人真事以爲說，足以爲論世知人之一助。更有引詩爲證，以明天人之相通者。精誠篇：「故精誠內形，氣動於天，景星見，黃龍下，鳳皇至，醴泉出，嘉穀生，河不滿溢，海不波涌。逆天暴物，即日月薄蝕，五星失行，四時相乖，晝明宵光，山崩川涸，冬雷夏霜。天之與人，有以相通。」淮南子泰族篇作「故精誠感於內，形氣動於天，則景星見，黃龍下，祥鳳至，醴泉出，嘉穀生，河不滿溢，海不溶波。故詩云：『懷柔百神，及河嶠嶽（三五）。』逆天暴物，則日月薄蝕，五星失行，四時干乖，晝冥宵光，山崩川涸，冬雷夏霜。詩曰：『正月繁霜，我心憂傷（三六）。』天之與人，有以相通也」。諸如此者，踵事而增華，觸類而長之，可謂義據兼賅者也。王充論衡藝增篇曰：「方言經藝之增，與傳語異也。經增非一，略舉較著，令悅惑之人，觀覽采擇，得以開心通意，曉解覺悟。」淮南子有焉。至如道德篇：「老子曰：『上言者下用也，下言者上用也。』」淮南子汜論篇作「周書有言曰：『上言者下用也，下言者上用也。』」尋韓非子說林下：「此周書所謂『下言而上用者惑也』。『惑』字衍，孫詒讓以爲『惑爲或』，非也。淮南以此爲周書之言，與韓非子同，此非特文子起於戰國之一證也，亦有以見淮南子對於文子所作「疏附、先後、奔奏、禦侮」之功爲不可沒也。故余以爲淮南子爲文子之疏義者，此其一隅耳。外此其餘，仍當亟須指出

者，厥惟淮南子竄改文子之文而以爲楚語也。荀子榮辱篇曰：「越人安越，楚人安楚。」又儒效篇曰：「居楚而楚，居越而越。」此孟子所以有「雖日撻而求其齊也，不可得矣」（孟子滕文公篇下）之說也。淮南子一書之大改寫文子之文爲楚語，職是之故也。荀子大略篇曰：「政教習俗，相順而後行。」此之謂也。故如文子道原篇：「其兵鈍而無刃。」淮南子齊俗篇改爲「其兵戈銖而無刃」，許慎注：「楚人謂刃頓爲銖。」案：說文「銖」下無鈍義，「銅」下云：「鈍也。」周、朱古聲通，周禮春官甸祝「禡馬」，鄭玄注：「禡，讀如伏誅之誅。」釋文：「禡音誅。」廣雅釋詁：「銅、銖，鈍也。」王念孫疏證：「莊子庚桑楚篇：『人謂我朱愚。』朱與銖通。」案：「朱愚」即侏儒也。又精誠篇：「不治其本，而救之於末，無以異於鑿渠而止水，抱薪而救火」，淮南子主術篇改爲「不直之於本，而事之於末，譬猶揚堞而弭塵，抱薪以救火也」，高誘注：「堞，塵塵也，楚人謂之堞。堞，動塵之貌。」案：說山篇：「上食晞堞。」高誘注：「堞，土塵也，楚人謂之堞。」又如上德篇：「腐鼠在阼，燒薰於堂。」淮南子說林篇作「腐鼠在壇，燒薰於宮」，高誘注：「楚人謂中庭爲壇。」又如上禮篇：「知冬日之扇，夏日之裘，無用於己，萬物變爲塵垢矣。」淮南子精神篇改爲「知冬日之簟，夏日之裘，無用於己，則萬物變爲塵埃矣」，高誘注：「簟，扇也。楚人謂扇爲簟。」案：淮南子俶真篇：「冬日不用簟。」亦是用楚語也。至如上義篇：「志人之所短，忘人之所長。」淮南子汜論篇作「今志人之所短，而忘人之所修」，此則以淮南厲王名長，故諱長爲修也。此尤爲淮南子竄改文子之的證。不特此也，其見於左襄二十四年、國語鄭語及漢書古今人表之豕韋氏，而在莊子大宗師篇、知北遊篇、外物篇則作狝韋氏矣。莊子大宗師篇釋文：「狝，李音豕。」抑不僅此也，左定四年：「申包胥曰：

『吳爲封豕長蛇。』楚辭天問篇：「封豨是歟。」洪興祖補注：「豨，虛豈切，方言云：『猪，南楚謂之豨。』」淮南云：「堯時，封豨長蛇，皆爲民害，堯使羿斷脩蛇，禽封豨。」今案：方言見卷八，淮南見本經篇，高誘注：「楚人謂豕爲豨也。」文心雕龍聲律篇：「楚辭辭楚。」此亦「楚人安楚」之一證，而爲楚文化之體現於方言者也。

今茲予之撰此序言也，以文子本書之問題較多，生恐言之無物，不賅不備，故爾上下求索，左右采獲，冀有以得其本真，不自知其言之不可已也；今且提要鉤玄而略出之，不知能達要言不繁之目的否也。

戰國之末，已流傳有黃老家所依託之老子，與著道德五千言之老子，顯爲二人，一者道原，一者緒餘，故予倡爲兩個老子之說。

黃老之學，最初十口相傳，後乃殺青繕寫，當在漢惠帝之世，其說盛行於兩漢，故韓愈有「黃老於漢」之說。

杜道堅謂：「文子，道德之疏義。」予亦謂：「淮南，文子之疏義也。」故於淮南子之衍繹者，掇拾不遺餘力，且進而指出其以楚之方言點竄文子，帶有濃厚之地方色彩，則淮南子爲文子之疏義，不待辯而自明矣。

文子舊有張湛、李暹注，已不可復得。今傳世者莫先於默希子之通玄真經注，其書，宋代刊行者，今所見有二本，而錯簡誤字頗多，不可卒讀，今乃以道藏本通玄真經默希子注爲底本，而爲之疏義焉。

一九九六年三月十日曉傳老人識時年八十有四。

〔一〕宋黃善夫本史記老子伯夷列傳第一正義：「老子、莊子，開元二十三年（七三五），奉勅升爲列傳首，處夷齊上。」

〔二〕今作洞靈真人。

〔三〕今作洞靈真經。

〔四〕以上據舊唐書禮儀志四。

〔五〕以上據通典十七選舉五雜論議中。

〔六〕默希子天台山記：「以元和十年（八一五）自衡岳移居台嶺，定室方瀛。」雲笈七籤二七三十六小洞天：「十八，華蓋山洞，周迴四十里，名曰容成大玉天，在温州永嘉縣，仙人羊公修治之。」

〔七〕原鐵琴銅劍樓藏。

〔八〕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正統道藏第二八冊頁二三三下、二九四上注、三〇一下避「匡」字諱，二九〇上注避「恒」字諱。

〔九〕此書已於「文化大革命」中被劫持以去矣。若四庫全書所著錄者僅六卷耳，並無此文。

〔一〇〕劉向所校讐之書，自稱新書。

〔一一〕見文物一九九五年第十二期。

〔一二〕如卷二精誠篇冬日之陽章、心之精章以及聖人之從事章等。

〔三〕見今本下德篇。

〔四〕見今本下德篇。

〔五〕原作「芒昧」，今從畢沅校本。

〔六〕弘明集七。

〔七〕見道原篇聖人忘乎治人章。

〔八〕道藏彼字十號。杜道堅號南谷子，通玄真經續義即其所撰。

〔九〕從雲笈七籤九一引。

〔一〇〕又見武安侯傳及儒林傳。

〔一一〕呂氏春秋不二篇作陳駢。

〔一二〕藝文志作蜎子。

〔一三〕本作「臣公」，從集解、索隱、正義說校改，下同。

〔一四〕儒林傳有黃生，無「好黃老之術」之言。

〔一五〕已見於史記者不錄。

〔一六〕十六章。

〔一七〕二十一章。

〔一八〕六十章。

〔一九〕十章。